

从父亲离世、失声到重新站上舞台

Pia Douwes 的七年与归来

9月,上海文化广场,舞台极简。Pia Douwes 站在那里,背后是一支现场乐队,身前是满场欢呼的观众。这是她首次在中国举办个人音乐会。

七年前,她曾因为至亲去世没能成行上海德语 gala 明星音乐会。而那时,谁也不会想到,下一次见面要等这么久。

很少有音乐剧演员能够定义一个角色,但 Pia Douwes 做到了。

1992 年,《伊丽莎白》在维也纳横空出世,28 岁的她出演了奥地利皇后茜茜。那部剧后来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德语音乐剧,二十余年来复排不断,而 Pia 本人则持续饰演这一角色超过三十年。

据称,她从四百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,彼时维也纳报界对这部剧充满质疑,但时间给出了答案。有人在十六年后写下:“如果说别人扮演的是伊丽莎白,而她就是伊丽莎白。”

但她又从来不只是一个角色。

1991 年,她在荷兰版《悲惨世界》中饰演芳汀,1997 年出演荷兰版《芝加哥》的维尔玛·凯利。

2004 年,她带着这个角色登上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舞台,成为首位在这两处担纲主演的荷兰演员。

在《猫》里,她演过格里泽贝拉,从阿姆斯特丹唱到莫斯科;在《日落大道》里,她是诺玛·德斯蒙德;在《蝴蝶梦》里,她饰演丹弗斯太太。

评论家说她“每一个音符都在表达忠诚与寒冷”;在《老妇还乡》里,她是克莱尔·扎查纳西安,有观众在维也纳看完演出后说:“听完只想给 Pia 跪下。”

四十年间,她获得了六次德国《Musicals》杂志读者票选最佳女主角奖,一次荷兰的约翰·克劳伊坎普音乐剧奖,德国与荷兰的双料终身成就奖。她被授予荷兰狮子勋章——这个国家最古老的骑士勋章之一,以表彰她在艺术与国际人才培养上的贡献。她还长期开设大师班,担任选秀节目评委,辅导年轻人才时说“感到非常鼓舞和满足”。

然后,是 2019 年。她的父亲去世了。

父亲生前罹患血管性帕金森,Pia 陪伴他走过了最后的时

光。父亲去世后,她无法发声。医学上的说法是“心因性失声”——没有任何器质性的损伤,但声音就是消失了。

她在后来的采访中中说:“我的身份感受到了侵蚀。我在想,我到底是谁? 没有了声音,我还能做什么?” 在照顾父亲之前,她还曾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到最后,身心俱疲。她后来才意识到,那是一种多重叠加的耗竭。

失声持续了三年半。对于一个靠声音生活的人来说,这不是“休息一段时间”那么简单。她的声音最终回来了,但已不似从前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在遭遇这一切之前,55 岁的她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。嗓音问题不是懈怠、年纪或不爱惜自己引发的。恰恰相反,这是因为她对父亲的爱,让她失去了最珍贵的力量。一个一辈子吟唱爱的人,也在生活中,投掷了满格的爱给亲人。

2026年,她 62 岁。她决定回到舞台。在荷兰,她开启了一场名为“Up close & personal”的个人剧场音乐会,带着自己的故事走上舞台,在音乐会上唱了一首关于失去声音的歌。荷兰剧评人写道:“Douwes 保持着渺小、脆弱和人性——恰恰是这一点,让这个夜晚如此有力。”

之后是中国的个人音乐会巡演旅程。“孤岛循声,归于一体”,她褪去了华丽舞美,只用一把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和观众面对面。

她在采访中说了一段话,后来被反复引用:“伊丽莎白总用折扇遮掩面容,害怕衰老,不愿展露瑕疵。而我选择把折扇放下。我愿意把自己的脆弱摊开示人,也希望大家接纳自己全部的模样——不完美,也同样值得被好好对待。”

这把折扇,是一个绝妙的隐喻。伊丽莎白皇后用它遮住面容,遮掩衰老与不完美,而 Pia 用三十余年时间成为这个角色的化身,又在最不可能的时候,选择与她分道扬镳。她不再需要用角色来保护自己。她选择让所有人看到真实的、有裂缝的、仍然站在舞台上的自己。

首演当天,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写道:“请记得她是从一片废墟中走来的。” Pia 的故事,是一个人选与摧毁共存,选择



在废墟之上重新建造,然后邀请所有人来听。

舞台精神从来不是关于完美。舞台,是不可复制的、一次性的、充满风险的存在。舞台精神最终沉淀下的,是舞台人一次次重新出发的勇气。

Pia Douwes 用四十年证明了她的完美,又用七年证明了比完美更重要的东西:一个人可以在失去最珍贵的力量之后,重新出发。62 岁的 Pia 将声音、角色、时光和人生杂糅到奇妙的高度抛出去,现场观众为此热泪盈眶,这是舞台的魅力,也是一个人艺术生命的魅力。

晨报记者 王琛

从藏拙求生到自主择路

——《兰香如故》的成长书写



《兰香如故》前十集里,最让我难忘的不是哪场反击,而是一枚平安符。沈家遭难,命悬一线的沈嘉兰曾被受过沈家恩惠的许氏夫妇,用亡女“许兰香”的身份救下,南下金陵的船上,她从昏迷中醒来,接过母亲留下的平安符。上面没有长篇遗言,只有一个用血写成的字:活。

就这一个字,看得我心里发堵。母亲没让她报仇,只让她活着。可活着哪有那么容易? 从此她是许兰香了,要在屋顶漏雨、喧嚷嚷嚷的大杂院活着,要在人际复杂、暗流汹涌的林府活着,一个有着文人风骨的世家女子要学会市井间的智慧,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。

真正让我对她刮目相看的是后面那场“佛经事件”。两本封皮一模一样的册子同时落地,一本是真的佛经,另一本是赵星棠和情夫的私账。兰香一眼就认出了账簿,但她没吭声。赵星棠带人气势汹汹来灭口,她沉住气装不识字,硬是让所有人都信了她什么都不懂。

她在一点一点攒本钱

对于许兰香来说,她的“活着”,是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路。她没有从天而降的依靠,只能在规矩的缝隙里给自己腾地方。

初入林府时,她只是三等婢女,主子恰好是林锦岐的妻子赵星棠。识字不能说,判断不能露,连多看一眼都可能招来怀疑。养父许万全误收《寒山图》,她凭眼力找出解围的办法。

赵星棠的银狐裘被烧坏,她又设法用手艺补救。一枚印章落到她脚边时,她不动声色地将其与之前见过的纹样拼合,看出了那个“钱”字,随后继续装作什么都没看懂。

在奴婢连性命都不能自主的地方,藏拙是她保护自己的办法。她不只要顾着自己,还得考虑养父母的安危。一次冒进,可能把三个人都拖进险境。

赵星棠离开林府后,玉蝉问几个女孩日后想去哪里。兰香终于开口:“我识字,我想日常清扫整理内书房。”

这话一点都不轰轰烈烈,甚至说得有点轻。但你看她前面的路就知道,从“必须藏”到“选择露”,这个转变用了多少力气。这一步很小,所以才显得可信。

空间本身就在讲故事

我现在追剧很少不开倍速,《兰香如故》却有不少画面让我愿意停下来多看一会儿。这种用实景托住故事与人的情绪的讲述方式,也是国产古装长剧难得的创作坚持。

帝都落雪,沈家轿队从长街上经过,眼前还是高门大户的肃穆气象。转眼之间,送退婚书的人和抄家的人同时登门,赏花宴顷刻染上血色。沈嘉兰的人生就在这场风雪中截断,她甚至来不及好好告别。到了知春馆,画面开始变得幽深压抑。院门、窗棂和帘幕把人一层层隔开,兰香只能站在门外听。

下人房里的烛光又柔和了许多。空间仍然逼仄,小莲和甘

棠围在兰香身边时,屋子里总算有了一点暖意。林府很大,真正让兰香安心的地方,反而是这间不起眼的小屋。

剧组耗时搭建的实景园林,连同融入苏绣、缂丝元素的服装与陈设,也不只是好看。人物住在哪里、平时站在门里还是门外,都能显出其身份高低:空间本身就在讲故事。从建筑形制、器物纹样导日常起居的细节考究,《兰香如故》把中式美学融入叙事,这份精工匠心值得珍视。

谭松韵的表演也经得起细看:40℃高温下,她裹着三层棉服,演出冻得发抖的状态。牙齿打颤、指尖蜷缩等细节,不是特效能给的。她的转变不靠妆容,全靠眼神里那点从明亮到沉静的渐变。

《兰香如故》没有按爽剧的路子往前冲。前十集过去,兰香仍是奴婢,没有重生,也没有突然出现的靠山。她每天都在察言观色,主人的一个念头就可能改变她的命运。

平安符上的“活”字,起初是母亲留给女儿的求生嘱托。后来,兰香把这句话带进了新的生活。她要保住自己,也惦记着养父母和身边的朋友。她想摆脱奴籍,想过一种能够自己选择的人生。

从三等婢女到摆脱奴籍,许兰香走了很久,我愿意继续看她的故事,正是因为她走得不快。她没有突然变成无所不能的人,只是在每次可以选择的时候,尽量替自己多争一步。那个写在平安符上的“活”字,也跟着她一点点变了——活着不再只是保住性命,还意味着守住尊严、珍视情义,并拥有决定自己去向的能力。

而这样的情绪体验,恰恰是长剧的魅力所在,用足够的篇幅慢慢铺陈人物的成长,尊重命运的重量与成长需要的时间。而随着兰香的成长,那个写在平安符上的“活”字,也逐渐被赋予了更多意义,不只是保住性命,还意味着守住尊严、珍视情义,并拥有决定自己去向的能力。

这种创作耐心,是可以被观众感知到并跟随的,《兰香如故》播出仅 3 天,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峰值即达到 28748、进入“必看俱乐部”,社交平台上如潮的好评、肯定和观众“放大镜”式的细节深挖,都证明着这一点。可以说,剧集用细腻的人物书写和叙事定力,守住了长剧的创作初心,用真诚的故事表达,为国产剧的精品化探索写下了温润厚重的一笔。